

双窝车

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编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

2 038 1075 0

快书、快板集

双 窝 車

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· 内 容 说 明 ·

这个集子包括四篇曲艺。《三换春联》写中农李运通起初不相信合作社，经过和合作社三年的比赛、较量，终于认识到合作社的优越性，欣然地参加了合作社。《双窝车》写一个饲养员由于本位，不愿帮助一个汽车司机拖车，后来自己的车坏了，司机却来帮助他，使他深受感动，从而得到了教育。《枪》通过两个战士的对话，阐述了革命要依靠武装，不能放下枪杆子的真理。《桥》描写一个桥经历了解放前、合作社、公社化三个时期，写这三个不同时期，给人们带来的三种不同生活。

双 窝 车 (快书、快板集)

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编 (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)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)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13 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1\frac{3}{8}$ · 字数 21 000

1963 年 11 月第 1 版 · 196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· 印数 00,001—50,000

统一书号: T10168 · 43

定价: (四) 一角

目 录

三換春聯 (山東快書)·····	王樹、章明、趙興堡	(1)
雙窩車 (山東快書) ·····	杜 澎	(18)
槍 (對口詞) ·····	孫洪書	(37)
橋 (快板) ·····	張崇綱	(41)

三 換 春 联

(山东快书)

王 澍 章 明 赵兴堡

(开場白)各位同志，今天我說的这个段子，叫作《三換春联》。这春联就是咱們过春节貼在大門上的对联。《三換春联》是說有一个人，他过了三个年头，換了三副春联。有位同志說了：誰家过春节还不得換一副新春联，有什么稀奇？我說，您不知道，人家換春联換得有学問。不信，您听我說說：

說了个老汉住家在山东，
他姓李，名运通，还有个外号“老运通”。
他今年五十岁出头挂点儿零，
論成分本是一个老中农。
这老汉庄稼活上是个好把式，
經驗多，办法强，耕、种、鋤、割都精通！
幼年間也曾上过几年学，

念过那赵钱孙李百家姓、千字文和三字经。

他儿子大明是解放军的好战士，

边防线上立过功。

他老伴省吃俭用会把日子过，

老两口不愁衣食不愁穷。

有人说他越老越走运，

“可不是，我这就是老运亨通！”

(白)“老运通”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。

五二年，村上成立了合作社，

社长名叫李文宗。

李社长三番五次来找李老汉：

“运通叔，你的思想通没通？”

老汉一听哈哈笑：

“通啦！这点儿事情还想不通吗？”

(白)“那你老就入社吧！”

“谁入社？你运通叔不是三岁小毛孩，

你哄哄劝劝就把你们的白话听？

哼！你们说办社以后能增产，

依我看，简直就是胡折腾！

我问你：办了社，人能多长两只手？

办了社，看家狗它能把地耕？

办了社，一棵高粱能吐两个穗？

办了社，黄豆根下能出花生？”

(白)“那当然是不能啊！”

“这不就結了嗎！

再一說，人要多了心不齊，

你要往西他要往東。

親兄弟天長日久還要分家散了伙，

何況這張、王、李、趙，百人、百家、百秉性！”

（白）“運通叔，你聽我說。”

“你說吧！”

“辦了社，一人不能多長兩隻手，”

（白）“是啊！”

“一個人可能頂上兩個人用！”

（白）“那才邪門兒咧！”

“辦了社，一棵高粱吐不出兩個穗，”

（白）“對！”

“可要比兩個穗的高粱多收成！”

（白）“越說越玄啦！”

不怕你把耗子吹得有牛大，

我光會看來不會聽。

你別看我人老不中用，

敢和你們比輸贏！”

“嚯！這麼說，您是要和社里賽一賽？”

（白）“賽賽就賽賽！”

“運通叔，我還是勸您……”

“嘿！你害怕啦？”

“合作社還能害怕啊？就這麼辦吧！”

老运通把社长打发走啦，
老婆婆过来把老头儿叫了一声：
“当家的，文宗說的都是理，
你咋当成耳旁風呢？”
“你懂啥，咱傢伙齐全牲口硬，
十二亩好地在村东，
我要入社一定合不上，
就好比一块肥肉熬在一鍋白水中！”
“这話你咋不跟文宗說？”
“这話你能說給外人听？”
(白) 他也知道这話不好听哩！
“那你不入社就不入社吧，
又何必跟人家社里比輸贏？
你还想賽过人家合作社？
說起話来不牙疼！”
“別罗嗦啦，你真是头发长来見識短，
跟你說話是白搭工！
和他們賽賽又有什么了不起？
管保他們只有輸来沒个贏！”
且不說老运通当时夸了海口，
地里活計他可真真下苦功：
早起晚睡把庄稼勤侍弄，
出出进进总把个粪筐拾在手中。
这一年風調雨順年景好，

他的谷子长得黑油油的不透風。

合作社組織起来头一年，

經驗不足本錢輕。

社里的谷子一亩打了整三百，

老运通打了三百挂点儿零。

嗨！这一来他就像封官挂了帅，

人前人后抖威風。

走起路来横着个膀，

小胡子撅的好像一棵葱。

有一句話逢人必說沒个忘，

（白）“哪一句啊？”

“知道嗎？合作社輸给了我老运通！”

遇着个落后的恭維他几句，

他眯縫着眼睛越听越受用。

这一晚，他心里高兴睡不着觉，

給儿子大明写了信一封：

“告訴你！我跟合作社竞赛得了胜，

咱的庄稼强过社里的好几成。

大明啊，你在部队上是功臣，

生产模范是我老运通！”

（白）誰封的他！

过了些日子大明的回信到，

老运通未曾拆信笑盈盈：

“屋里的，儿子大明的信到了。”

“那你念給我听听!”

“好。‘爹爹来信我收到，
知道了二位大人身体壮实很高兴。
部队里展开軍事大訓練，
儿又在练兵当中立了功。’

(白) 又立了功啦! 哈哈!

‘您来信提起竞赛这件事，
我可认为……’小杂种!”

(白) “呦，他这是罵誰啊?”

“他敢罵誰? 我罵他哪!

我不入社他不贊成!

他还說: ‘不入社将来要后悔，
自私的思想要洗清。’

还叫我把眼光放远点儿，
这一条单干的道路行不通!”

(白) “孩子說得对嘛!”

“你閉上嘴! 儿子說我还不够?

你也来棉花地里乱栽葱!

好，他說我眼光看不远，
我就来个三年計劃賭輸贏!

三年之內胜过合作社，
家中事，不許你們娘儿俩瞎嗡嗡；
三年之內輸給合作社，
大明怎說我怎听!”

你看他心中憋足这口气，
恨不得明天就能定输赢。
大雪飘飘春节就要到，
村里头到处闹哄哄。
这一天，老运通镇上去把年货办，
买猪肉，买粉条，还买了包糖果提手中。
转身又走进了卖春联的对子铺，
店伙计笑着把他迎：
“来啦，看看吧！
今年的对子真不少，
尽都写的新内容：
这一副写的是发展农业大增产，
那一副写的是互助合作的优越性；
这一副写的是实行农业集体化，
那一副写的是单干的道路走不通。
您看中哪副要哪副，
两千一副，价钱挺公平。”
老运通看着春联直摇头：
“哪副我也没看中。
这一副，这字儿写的不带劲，
那一副，纸张刷得不够红。”
这哪是他心里的话，
分明是他看见这些词句就头疼。
老运通转身奔了纸铺子，

买了張紅紙回家中。

他心里打了个好主意：

“我自己編一个新詞、新内容！”

轉眼到了大年三十后半夜，

家家户户灯火紅。

这一家燉了一鍋肥猪肉，

那一家饅头包子上了籠。

这时节，老李家打开了門两扇，

从門内走出了老运通。

他老伴打着灯籠把門框照，

鮮紅的对联貼在門上不歪不斜不上不下挺
端正。

上联是：小儿参军保国，在部队屡建奇功；

下联是：老汉单人匹马，第一年旗开得胜。

(白) 横批是：老当益壮！

老运通瞅着对联哈哈笑：

“写副对联費啥工！

屋里的，明年的对联我都想好啦，

上联不动，下联改改就能用！”

(白) “咋改？”

“改成了：老汉单人匹马，第二年又逞英雄。

(白) 横批是：越战越强！

第三年的也都想好啦！

上联不动，下联改改就能成！”

(白)“咋改?”

“改成了:老汉单人匹马,第三年大获全胜!

(白)横批是:百战百胜!”

先不提老运通自己想的美,

那合作社,转过年来光景与前大不同。

学技术,找经验,

社员们的热情似火红。

老运通心里暗盘算:

合作社今年可不稀松!

如今人们都夸奖我,

说我是单干的旗帜李运通。

万一叫合作社比过了我,

这个筋斗栽的可不轻!

对!我得暗中学着干,

他们的办法,我得一一的记心中。

过完了大年初三到初四,

合作社垫圈积肥就开了工。

老运通说:“庄稼人半年辛苦半年闲,

哪有个大年初四就乱哄哄!”

说着说着也背起个大粪筐,

大清早从西转到东。

“老运叔!大年初四你怎么也拾粪?”

“是啊,我闲着没事筋骨疼!”

合作社买来了肥田粉,

他又說：“这个石灰面子有啥用？”

說着說着他也进城去，

“石灰面子”他也买了两大桶。

合作社发动妇女来生产，

他又說：“可当心鋤断了麦苗踹烂了葱！”

說着說着回家他把老伴叫：

“屋里的，今年和往年不相同。

咱家中以往的劳动組織不大合理，

地里的活計，你干的过于輕。

从今后你要多加一把勁，

妇女生产最光荣！”

（白）他都学会啦！

有一天，合作社添了騾子和大馬，

老婆婆告訴了李运通：

“当家的，我看咱們也添匹馬，

一馬能頂两牛用。”

老运通一听真窩火，

又是气来又眼紅：

“算了吧，常言說壯牛强过馬，

高头大馬中看不中用。”

又一次，合作社添了架馬拉收割机，

割起小麦快如風。

老运通单門独戶买不起，

他只好捏着鼻子哄眼睛：

“算了吧，咱去年小麦种的少，
没有这玩意儿也能行。”

老婆婆知道他心里的事，
拿话打动老运通：

“唉！咱们连个牲口都添不起，
人家拖拉机要来了，咱们就更不中啦！”

“什么拖拉机，拖拉机，
它比我的黄牛还差几成！
它能耕地，黄牛也耕地，
黄牛拉粪，拖拉机它却干不成。”

（白）您听听他这个理！

你看他心里越虚嘴越硬，

侍弄庄稼也就更加工。

为竞赛，他起五更来睡半夜，

累的睡在炕上喊腰疼。

有道是人勤地不懒，

到秋后挣来一个好收成：

高粱一亩收了三六六，

谷子玉米四百还挂零。

老运通这才喘了一口气：

“嗨！今年的竞赛准得赢！

就算他合作社里也增产，

他哪能增的过我老运通！”

想到此，他背起粪筐出门去，

合作社里找到了李文宗：

“文宗，我到此不为别的事，

問問你們啥收成。

合作社天天喊丰产，

究竟倒是丰不丰？”

李社长聞听哈哈笑，

不慌不忙报收成：

“棉花一亩收了三百三，”

(白) “啊？”

“高粱四百挂点儿零，”

(白) “有这么多？”

“谷子玉米超过五百，”

(白) “我可不信！”

“不信，咱們来称一称。”

老运通听罢了这番話，

不由得臉上一陣紅。

他說声：“回見！”就要走，

李社长一把拉住不放松：

“老运叔，你也把你的产量談一談，

咱們社里是虛心学习，接受批評。”

“我的产量……咱們今年下的是和棋，

你們沒輸，我也沒贏！”

老运通一溜小跑回了家，

耷拉着脑袋不吭声。

村里的单干户见他泄了气，
 一个个晕头转向发了懵。
 老运通憋住了一口气，
 他拾粪、垫圈、修车、喂牛足足忙了一整冬。
 单等明年春天到，
 要跟社里拚上老命赌输赢。
 大年三十后半夜，
 家家户户灯火红。
 这一家炖了一锅肥猪肉，
 那一家馒头包子上了笼。
 (白) 怎么是老词儿？您往下听，有新鲜的！
 老运通在家把对联写，
 上联是：小儿参军保国，在部队屡建奇功。
 (白) 上联是原封未动。
 他提笔又把下联写，
 怎么想也想不通啦！
 (白) “当家的，写啊！”
 “没想好。”
 “你不是去年就想好了吗？”
 “去年那老词儿不能用。”
 “想好了的怎么又不能用呢？”
 “别问了！不能用就是不能用！”
 老运通摸着胡子想了半天有了主意，
 提起笔刷刷拉拉又写成：
 “哈哈！今年的下联比去年的好！
 你听着：老汉单人匹马，等来年再显威风。”